

叙事学视角下的
文本解读方法与案例

叙事学视角下的

文本

解读

方法与案例

卢杨 著

卢杨 著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华文出版社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华文出版社

叙事学视角下的

文本 解读

方
法
与
案
例

卢
杨
著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叙事学视角下的文本解读方法与案例 / 卢杨著.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21.8

ISBN 978-7-5075-5490-8

I. ①叙… II. ①卢… III. ①小学语文课 - 教学研究
IV. ①G623.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21) 第163135号

叙事学视角下的文本解读方法与案例

著 者: 卢 杨

责任编辑: 刘超平 寇 宁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

邮政编码: 100055

网 址: <http://www.hwcbbs.com.cn>

投稿信箱: hwcbbs@126.com

电 话: 总编室 010-58336239 责任编辑 010-58336222

发行部 010-58336267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建宏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6.875

字 数: 120千字

版 次: 2021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21年8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75-5490-8

定 价: 4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引进知识的“活水”， 激发语文教学的创造力

我们喜欢一节课，往往会给一个通俗、形象的评定——有“语文味”。细究一下，“语文味”具体体现在哪里？这可能言人人殊，各有不同的评判。“语文味”是个模糊的概念，究其内涵，还是指向语文教学内容的合宜性。换言之，语文教学内容的合宜性程度高，“语文味”就足；语文教学内容的合宜性程度低，“语文味”就弱。而评判语文教学内容的合宜与否，重要的依据之一就是看是否切合文章体式的特性，是否把小说当小说教、把散文当散文教……

如何才能依循文章体式，确定合宜的教学内容呢？以小说教学为例，教师们的第一反应，多是从头脑中蹦出“故事情节”“人物形象”“环境描写”这类被称为小说三要素的概念，日常的小说教学往往也离不开这三要素的框架。比如，扣住开端、发展、高潮、

结局，梳理一下故事情节，抓住人物的外貌、语言、动作、心理等分析一下人物的性格，如有环境描写，就指导学生去理解它是如何烘托、突出、深化……但是，如若还承认小说是一种与一般记叙文、散文有所不同的文学体裁的话，这种只是“分分层次、品品语言、说说人物”一类的小说教学，和记叙文、散文教学又有何区别？把小说当一般文章来讲，比如和散文一样来讲行不行？这样也不是完全不行，比如抓抓描写、赏赏语言、理理结构、说说主题，但这些只是教学所有叙事类文本的共性，没有体现出小说教学的个性。小说教学，要把小说当小说来教，要更新小说阅读知识，教出小说这种文学体裁的特点，比如引入虚构、艺术真实、叙述者、叙述视角、突转等概念，优化小说阅读的策略。

卢杨老师的这本《叙事学视角下的文本解读方法与案例》，在研究了大量叙事学著作的基础上，结合中小学语文教学的实际，对叙事学知识做了精心的选择、提取、转化和阐释，从叙事分析的故事层面着重介绍了情节、人物、环境等概念及其与文本意义生成的关系，从话语层面着重介绍了叙述视角、叙述者等概念及其应用方法。从一线语文教师的现实需求考量，卢杨老师不是简单地搬运知识，而是择取了现行中小学语文教材中常见的叙事性文本样式，如人物传记、叙事散文、小说、童话、寓言、神话和传说等，

以典型文本为例，系统地介绍了文本分析过程中可以采用的概念和方法，内容鲜活新颖又简明实用。

作为语文课程与教学的研究者和一线教师的培训者，卢杨老师积极促进学术知识向教学实践转化，为一线教师提升文本解读能力、提高教学水平搭建桥梁，这体现了她难能可贵的责任意识 and 学术勇气。撰写这样一本融合了教学实践的学术著作并不容易，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比撰写纯粹的理论著作更有挑战性。它要求著作者既要精研相关理论、透视学术知识，更要熟稔中小学语文教学的实际需求，有效转化学术知识。我作为语文教育研究的同行，为卢杨老师的这项研究和转化工作叫好。

叙事学的知识不是用来兜售的，而是用来建构学生新的阅读图式的。卢杨老师的这本著作，不是躺在书架上的静态文本，而是能够进入中小学语文课堂的成果。这本《叙事学视角下的文本解读方法与案例》所讲述的新的知识框架、新的阅读视野，一定会有助于冲破陈旧知识的藩篱，为教师和学生解读作品提供更开阔的思路，为阅读教学带来新的气象。

北京市教育学会语文教学研究会理事长
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
李卫东

2021年3月8日

前 言

语文教学改革倡导的阅读是体现学生主体性的个性化行为，教师在教学中应引导学生钻研文本，积极与文本对话，并重视学生独特的感受、体验与理解，加强对学生阅读的指导、引领和点拨，不应以教师自己的分析代替学生的体验和思考。记得有次在《斑羚飞渡》一文的课堂观摩教学中，有学生提出了这样的疑问：“文中‘镰刀头羊走了上去，消失在一片灿烂中’，它走到哪儿去了？为什么不写它跳下悬崖，好一会儿才听见扑通的落水声？”当时授课教师的回答是：这样写是为了赞美头羊的牺牲精神。从那个学生困惑的眼神中可以看出，这样的回答并没有为他解惑。

如何能够恰当、准确地把握和回答学生在与文本对话的过程中产生的个性化问题，这是新课程改革以来教师在解读文本的过程中所面临的新的挑战，优秀的教学设计，是建立在对文本深刻而通透的理解之上的，因此，努力提升自己的文本解读能力是语文教师

亟须解决的首要任务。

新课程改革释放了学生的主体性，也打破了传统课堂的文本对话结构，使得潜在的文本解读路径、文本解读方法等语文教学问题浮出水面。有学者在对国内外母语课程标准的比较研究基础上，就语文教学的知识现状提出了批判性的反思，指出学校系统中的语文知识与学术系统中的学术知识两相隔膜，老死不相往来，而在这种情况下，语文教育界自行生产了许多缺乏严格学术检验的语文知识。“课程的问题，本质上是知识的选择问题。革除中国语文课程与教学的种种弊端，归根结底，要靠语文学校知识的除旧纳新。”^①而从当下中小学语文教育界的现实情况来看，一方面迫切需要语文教师提升自身的文本解读能力，而另一方面，在教育系统内助力一线教师提升文本解读能力的资源又很匮乏。

作为一名语文课程与教学的研究者和一线教师的培训者，一些学者批判与反思的认识，帮助我认清了问题的本质，拓宽了我的视野，也增强了我的使命感。作为一名语文教学研究人员，我有责任促进学术知识向教学实践知识的转化，为一线教师的文本解读能力注入源头活水。

^① 王荣生：《语文科课程论基础》（第二版），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第218页。

如果说学校系统中的语文知识与学术系统中的学术知识从来都是两相隔膜，那就大错特错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一大批学者汲取学界知识，积极建构语文学科知识体系。这一点从夏丏尊、叶圣陶等前辈丰厚的著述中可考。在夏丏尊先生的《文章作法·序》中，夏先生写道：“教师原是忙碌者，国文教师尤其是忙碌者中的忙碌者，全书诸稿，记得都是深夜在呵欠中写成的。”^①“本书内容取材于日本同性质的书籍者殊不少。”^②书中关于记事文、叙事文、说明文、议论文等知识皆来自日本同类书籍的译介，但经过作者的转化，又用深入浅出的语言表达出来，更易于被人理解和接受。在叙事文知识方面，书中介绍了叙事文的要素、观察点、观察点的变动以及叙事文的流动等，有些知识（如叙事文的要素）早已成为中小学语文教学的常识。

叙事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以叙事性文本为研究对象，研究的范围包括三大方面：叙述方式（叙事文表达的形式）、叙事结构（叙事文情节、人物、环境等内容的内容的形式）和叙事文阅读（叙事文形式与意义的关系）。我国叙事学学者胡亚敏曾在专著《叙事学》一书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从

① 夏丏尊、刘薰宇：《文章作法·序》，中华书局，2013，第1页。

② 同上书，第2页。

一部叙事性作品中了解一个故事的时代应该结束了。叙事学给传统的故事解读带来崭新的视角，这些新知识、新方法同样需要以语文学界前辈当初的精神去吸收与转化。

美国叙事学学者杰拉德·普林斯指出：“叙事的真正主题，是特定事件的表现而不是事件本身；真正的主人公是叙述者，而不是他的任何一个人物。”^①也就是说，叙事学视角下的文本解读并不只是关注故事内容，而是更加关注故事内容呈现的方式，即故事是怎样讲述的。叙事学视角下的文本解读，在方法上还不只是突破传统解读中重故事、轻叙述的做法，更重要的是，叙事学探索出基于叙事结构的叙事性作品意义生成的机制，即叙事性作品的创作目的是通过其独特的叙事结构呈现出来的。叙事学学者从故事与话语两个维度勾勒出叙事性作品的结构，鉴于此，本书从叙事分析的故事层面着重介绍了情节、人物、环境等概念及其与文本意义生成的关系，从话语层面着重介绍了叙述视角、叙述者等概念及其应用方法。

从现行中小学语文教材中的叙事性文本来看，大体包括以下几种体裁：人物传记，叙事散文，小说，童话、寓言、神话和民间传说故事等，本书将着重介

^① 杰拉德·普林斯：《叙事学：叙事的形式与功能》，徐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第14页。

绍几种分析这些体裁的文本时可以采用的概念和方法，并结合中小学教师熟悉的文本进行举例说明，便于大家理解与掌握。

总的来说，叙事学视角下文本解读方法的关键是在作品结构分析的基础上，把握路径和方法，恰到好处地解读文本。相应地，叙事性文本的解读不能停留于寻章摘句或个性化的读后感，而是要在明确虚实界限的同时，明确故事与话语的相互作用，通过结构分析达到不同的解读层次。

本书所选的文本解读案例基本上以现行义务教育教科书语文教材（以下简称统编教材）中的叙事文为主，文本解读的案例框架大体包括文本类型、情节结构、人物形象分析、环境描写、叙述视角和文本主题意蕴，不同类型的文本会在框架要素上有所侧重。当然，受研究视野和本书篇幅所限，这一框架仅供教师们参考，希望教师们在理解其内在逻辑的基础上，在自己的文本解读实践中加以灵活运用，并能够通过持续的自主学习不断拓展和深化这一方法。

本书的结构和内容安排大体如下：

第一章，介绍文本解读的基本知识与方法。首先从整体上对文本解读的意义和方法进行了梳理，在此基础上，对叙事学理论的源流、叙事学视角下文本解读的独到之处进行了简要说明。

第二章，介绍叙事性文本的结构及其分析方法。

从叙事学的视角介绍了叙事性作品结构的要素、原理及文本意义生成的机制，叙事性文本结构分析的一般原则，以及对中小学语文教材中叙事性文本进行结构分析的一般方法。

第三章，结合叙事学的核心概念，从中小学叙事文解读的需要出发，选取较为常用、好用的概念，结合文本，分析范例，并加以介绍，将概念、内涵及其应用方法，结合中小学教材中的作品进行解析，并对容易混淆的概念进行了适当辨析和澄清。

第四章，运用叙事学的理论和方法，选取文本进行解读。以现行统编教材中的叙事文为主，对童话、寓言、神话和民间传说故事，人物传记，叙事散文，小说几类主要文体共28篇文本，从叙事学视角进行解读。

需要说明的是，文本解读只是打通中小学语文教学实践与叙事学理论之间隔膜的第一步，如何在课堂上加以适当运用，还需要一线教师根据自身的认知和学情的实际情况，开展进一步的研究与实践。由于这两个领域的知识体系本就较为复杂，加之本人学识疏浅，谬误与疏漏在所难免，不足之处还望得到专家、同行及一线教师的批评指正。

卢 杨

2020年1月29日

目 录

第一章	文本解读概说 ·····	1
第一节	文本解读的意义·····	1
第二节	文本解读要点简说·····	4
第三节	叙事学视角下的文本解读·····	7
第二章	叙事性文本的结构及其分析方法 ·····	10
第一节	叙事性文本的结构·····	10
第二节	叙事性文本结构分析的一般原则·····	14
第三节	中小学语文教材中叙事性文本的结构 分析·····	17
第三章	叙事学的核心概念 ·····	22
第一节	情节·····	23

第二节	人物·····	37
第三节	故事空间：背景、场景、环境·····	50
第四节	叙述视角与叙述者·····	61
第四章	叙事学视角下文本解读的案例·····	72
第一节	童话、寓言、神话和民间传说故事 解读案例·····	73
第二节	人物传记解读案例·····	97
第三节	叙事散文解读案例·····	116
第四节	小说解读案例·····	153
参考文献 ·····		197
后 记 ·····		201

第一章 文本解读概说

第一节 文本解读的意义

在当下，文本解读已是中小学语文教师常用的一个词，似乎文本解读已没有更多可以索解的了，仿佛只要我们在教语文，我们就是在进行文本解读，可以说没有文本解读就没有语文教学。

一个语词刚诞生的时候往往有着既鲜活又深远的意义，这才保证了它的传承与应用。但无法避免的是，由于用得多了，这个词很快就会成为陈词滥调，一旦有人再提及，会令人感到索然无味甚至大煞风景。其实，正是当一个词已经成为常用词乃至套语、俗语的时候，才是需要我们仔细品析和玩味它的时候，这样才能正确理解和运用它。

目前的语文教学中，“教教材”和“用教材教”两者以何为本，已清楚明了，不需要再争论，但在我国语文学科的教育史上，是有过“完全忠实”取

向的，有过以“教教材”为核心的语文教学路径的，在这一路径中，语文教学承担了重要的思想教育功能，每篇课文承载的思想教育功能乃至思想教育使命都是相当明确且需要贯彻落实的。这就导致语文课背离了语文的学科本质。

2001年6月，教育部颁布《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文件，面向新世纪，推行素质教育的新课程改革正式启动。新课程改革要求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变“要学生学”为“学生要学”，具体体现在语文学科的教学上，则是尊重学生的主体性、独立性乃至自主性，尊重甚至引导学生对文学作品形成个性化的理解和解读。但在教学实践过程中，由于过分强调学生的个性化解读，导致学生对语文文本形成了表面化、肤浅，甚至断章取义式的理解。

面对这种局面，语文学科的一些教育专家开始呼吁要引导学生回归文本，通过文本解读来理解文本，而不是走马观花式的阅读后简单地抽取思想意义或情绪感受。“用教材教”在后续也成了落实学生语文能力培养的必然选择。2017年《普通高中语文学科课程标准》出台后，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培育更成为学科教学的导向性目标，而脱离了文本解读，语言建构与运用、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这四个维度的素养培育必然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